

书名、作者、ISBN

我读 动态 豆瓣猜 分类浏览 购书单 电子图书 豆瓣书店 2023年度榜单 2023年度报告 购物车(0)

《游隼》摘录

朱俊帆 评论 游隼

2024-03-16 07:33:27 已编辑 美国

这篇书评可能有关键情节透露

“我家往东，一条漫长的山脊横躺于地平线上，像浮上水面的潜艇。东方的天空在远处海水的映照下显得格外明亮，几乎能感觉到大地尽头的无数次远航。山间林木丛聚，汇成深沉而高耸的森林，但每当我走近它们，这深沉便会缓缓散开，天空从中显露——原来是孤独的橡树和榆树，它们各自占据着冬日阴影的一大片领地。这平静，这遥远地平线的孤寂引诱着我，走向它们，穿过它们，去往别处。它们有如地层，层层叠起我的记忆。”

“从镇上望去，河流朝东北方向流淌，沿山脊北麓改道向东，最终往南汇入河口。河流上游是一片开阔的平原，下游则狭窄而陡峭，直到河口附近才重新变得平缓、开阔。平原好似大地上的海湾，有农场如零星小岛，四散其间。河流细细流淌，缄默蜿蜒；它对这绵长而宽广的河口来说真是太小了。毕竟，这曾是一条流淌过英格兰中部大部分地区的奔流大河的入海口。”

“没有城堡，没有古老的纪念碑，没有绿荫如云的山丘。这地方只是地球上的一道弧线，一片冬日荒野的原始粗糙。黯淡、单调、荒凉的土地，灼烧着所有的悲伤。

我一直渴望成为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到最外面去，站到所有事物的边缘，让我这人类的污秽在虚空与寂静中被洗去，像一只狐狸在超尘灵性的冰冷的水中洗去自己的臭味；让我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回到这小镇。游荡赐予我的奔涌的光芒，随着抵达消逝。”

“多年来，我仅仅把它们看作余光里的一阵震颤。它们感受苦难与喜悦的方式如此简单，我们永远无法体会。它们的生活如此热烈而旺盛，我们的心脏永远承受不起。它们奔向湮没。它们在我们还未长成之前就已老去。”

“这深深的沉寂。在初升的星辰与日暮的余晖中，夜鹰欢快地飞过。它滑行，展翅，舞蹈，弹跳。它轻盈地，安静地飞过。在图片里，它看上去总有些愁眉紧锁、意志消沉，带着一丝悲凉的氛围，就像会在黎明时死去，如幽灵般令人不安。但生活中的它绝不是那副模样。在黄昏的光线里，你只能看清它的形状与它飞翔的姿态，那是不可触摸的轻盈与愉悦，优美、敏捷，像一只燕子。”

“鸟在飞行，大地在它身后奔流不息，仿佛是从它眼中奔涌而出，倾泻为一片片色彩鲜明的三角洲。这双眼能看穿事物表面的糟粕，像一柄锋利的斧头直砍树木的心脏。它对地点也有着敏锐的感知力，像拥有另一只于黑暗中发光的羽翼。每个方位都有它的色彩和意义。南方是一片明亮但闭塞的土地，模糊不清，闷热窒息；西方树木繁茂，用肉质形容，那儿就是英格兰最棒的牛侧身，是天堂般的腰腿肉；北方广袤、荒凉，通向空无之境；东方连空气都是兴奋的，是光明的召唤，是忽然降落在海面上的骤雨。而时间是以血液之钟来计量的。”

“鹰的袭击，通常只有一次凶猛的俯冲，一旦失手，它会立刻飞走，寻找其他目标。”

“游隼眼中的大地，仿佛船只驶入海湾时，水手眼中的海岸。航行的尾流在身后逐渐消散，贯穿天际的地平线从两侧漂流向后。就像一位水手，游隼活在一个奔流不息、了无牵挂的世界，一个到处都是尾流和倾斜的甲板、沉没的陆地和吞噬一切的海平面的世界。我们这些抛锚、停泊了的俗世之人，永远想象不出那双眼睛里的自由。游隼看见并记住了那些我们甚至不曾知晓的图案：那整齐四方的果园和森林，那永无止境变幻着形状的田野……他记住了这一连串的图形，并凭此穿越千山万水，找到了回来的路。然而他又知道些什么呢？他真的“知道”一个逐渐增大的物体是在向他靠近吗？还是他真的相信他所见的物体的大小就是它们实际的大小，所以远处的人是因为太小了以至于根本不用害怕，而近处的人是太过巨大，才令他感到恐惧？他或许活在一个心悸惊颤永无止境的世界，一个万事万物永远在缩小或膨胀的世界。他瞄准了远方的一只鸟，一瞬白色羽翼的震颤，可能只是察觉到了低空里洇开的一抹白，一抹他绝对不会袭击失误的白。游隼，他的存在，他的一切，都是为了连接起那双瞄准猎物的眼睛和那对袭击猎物的利爪。”

“河流阴凉处泛起层层涟漪，鬼魅般映照出鹰的脸。一只苍鹭冷眼旁观着这一切。阳光闪烁，河面耀眼。苍鹭用它长矛般的鸟喙刺瞎了河流银白色的瞳孔。鹰迅速飞离，冲入破碎的云层。”



豆瓣豆品 | 收藏春日美好

豆瓣豆品

广告

> 游隼



作者: [英]J.A. 贝克

出版: 北京日报出版社

定价: 62.00

装帧: 精装

页数: 320

时间: 2023-2

> 侵权投诉通道

“小溪将平坦的冲积平原与林木繁茂的山地分隔开来。一只红隼悬停于溪流上方，缓缓下落，降入麦茬地里，就像一只蜘蛛从它织就的网里轻轻垂下。

“风愈刮愈冷，阳光却愈显温暖。树林仿佛飘浮于山脊之上。远处一座大宅子草坪上的雪松燃烧起来，逐渐闷燃成一道深绿色的光。”

“风起雾散。河口轮廓逐渐清晰，仿佛是由东风切割而成。阳光下，地平线明亮而刺眼，岛屿接连浮出海面。下午三点，有人沿海堤走过，不时翻动着地图。五千只滨鹬低低飞往内陆，从他头顶二十英尺处掠过。他没有看见它们，但并不妨碍它们在他漠不关心的脸上倾泻下瀑布般的阴影。它们如一场瓢泼大雨，向内陆洒去，又好似一大波金龟子，金色的壳羽隐隐闪烁着微光。”

“随着太阳升起，浓雾终于被一点点撕碎、卷走，在灌木和树篱下渐渐消亡。到十一点，太阳升入了辽阔、湛蓝的苍穹中央，如此光芒四射，最后一点雾气也从它的边缘向外燃烧开去，犹如一轮渐渐晕开的白色日冕。大地被点燃了，所有的色彩都沸腾了，云雀开始了歌唱，家燕和白腹毛脚燕纷纷飞向下游。

“一个难得的美好秋日。高云之下，万物平静、温和。阳光好似非常遥远，一缕缕闪耀、环抱着大地；天空湛蓝，所有棱角都粉碎成了薄雾，只剩一片辽阔。榆木和橡树林依旧苍绿，但已经能看到一丝金黄。树叶开始飘落。田野中升起麦茬燃起的浓烟。”

“北风渐强，高高吹过冷寂的天空。惨淡的光线的流动，将山脉的轮廓也变得生硬。雨水飘荡过河口，一个个岛屿在海面的银灰色波纹间黑暗而无助地孤立着。北方天空下，是火光、枪声和一道彩虹的微光。骑马的人穿过湿地，惊飞了游隼。他径直朝北方飞去，越过大火的浓烟和猎枪的砰响，远远飞走了。他携带着一只死去的鸥。在鹰那褐与黄相间的身影逐渐隐入褐与黄相间的秋天的田野之后很久、很久，我还能看见鸥那白色的翅膀，在风中飘荡。”

“清晨笼罩在深灰色的云雾之中，一片混沌。大雨落下，雾气才渐渐散去。群鸟从河边飞起，向西飞去，金鸻高高飞于它们之中。它们忧伤的鸣叫声穿透雨水直击大地，那是有关世界尽头的悲凉之美。”

“云层如石板般灰暗、低沉，在它下方，退潮的河口一路绵延，没入东风的阴郁。漫长、空旷的滩涂之上，一条条深切的伤痕泛着银光。湿地绿到了极致，放牧牛群的腿下陷又拔起，留下一个个深黑的泥坑。”

“几缕惨淡的阳光从阴郁的云端透出，鸥色如白骨，在灰烬一般的天空中飘荡。河边高高的榆木之上，麻雀尖声啼泣。

“阳光在它们身下闪耀着，而它们上方高远的空中，一只游隼正漫无目的地徘徊在冰冷的穹顶下。他与这群田鸫一起，飘飘荡荡，飞入了北方即将熄灭的微光。”

“河谷宁静，雾气迷蒙，天空仿佛被一层冰冷而坚不可摧的光之穹顶牢牢笼罩。五十只银鸥正沿一条稀薄、蔚蓝的云中缝隙向北飞去，我目送它们庄严而忧郁的羽翼缓缓飞入那一抹狭窄的蓝。我想，它们是极佳的预兆，今天一定有什么好事发生。

“河谷沉浸在暮霭之中，地平线亮黄的轨道环逐渐淹没了太阳耀眼的瞳孔。东方的山峦绽放出灿烂的紫色，然后逐渐褪为似有敌意的黑。大地呼吐出冷冽的暮色。落日余晖的阴影里，寒霜寸寸生长。猫头鹰醒了，开始鸣叫。初升的星稀薄而寂寥。像一只栖息的鹰，我久久聆听着这岑寂，深深凝望着这黑夜。”

“一排光秃秃的树木沿河谷的天际线一字排开，锋利、荒凉、赤裸，有如钢铁铸就。北风凛冽，犹如冰之透镜，万物愈显澄澈。耕地湿润，色泽如麦芽般深暗；麦茬地已是荒草丛生，水漫遍野。大风吹落了最后几片落叶。秋季已然瓦解，寒冬正式登场了。”

“河流的入海口，陆地与海洋同时迷失了自我，而双眼除了这海天一色，便什么也看不见了。灰与白相交的地平线，仿佛泊系于排排木筏之上。它们航向暮色，它们随波逐流，最后只有双耳仍能依稀分辨，那是赤颈鸭的低语，那是杓鹬的悲泣，那是鸥的鸣啖。

北方有一只鹰，盘旋于高地之上，正飞往栖息处。然而它实在是太遥远了，无法引诱我离开这片退潮的大海。夜幕初降，上千只鸥从内陆飞来，寻求纯净大海的安稳庇护。”

“高云缓缓覆盖了整片天空，太阳彻底藏了起来，清晨没入一片白茫。一阵冷风由北方刮来，地平线的光亮才逐渐清晰、鲜明。”

“日落时，十只杓鹬飞入空中，高声叫着，朝东飘去。拖拉机返回了农场，最后几只鸥也飞往了南方。游隼高高盘旋于暮色之中，闪烁、摇曳，逐渐消失在远山的苍茫里。猫头鹰醒来了，没有鹰的河谷，回荡着它们的温柔细语。”

“狂风由西而至，从平坦的冲积平原上呼啸而过，又轰鸣着翻滚过山林覆盖的黑色山脊，如海浪冲撞向防波堤，掀起阵阵空气的高浪。荒凉、赤裸的地平线，浮动在遥远的风的边缘，平静、缄默。我向前移动，它那清澈的宁静便向后退去；那是榆树、橡树、雪松、农场、村舍、教堂，还有电缆塔组成的幻象。电缆塔的高网闪着银光，犹如一把利剑。”

“太阳低矮而炫目，南方如极地般耀眼。北风刺骨。夜晚的白霜尚未化去，于草地之上，白如盐粒，于清晨阳光之下，脆而易碎。”

“东风悄无声息地将白霜呼上了草地、树林和沉寂水面的边缘，太阳也没能将它融化。阳光耀眼，从钴蓝色高空照射下来，穿过淡淡紫罗兰色的空气，直至冰冷而苍白的地平线。”

“薄雾已散。风吹来了第一片小小的薄云。鹰抬头凝视天空，也凝视着这冰冷而清澈的午后光线。冬日的这个时候，在清冷而变幻莫测的微光里，你能清晰地看见光线在燃烧、剥落，如雪花般纷纷扬扬，向西坠落。你会忽然产生一种“太迟了”的感慨，而我肯定，鹰也有同感。他伸展羽翼，活动筋骨，终于在一点四十五分从树上飞起，翅膀高高扬起，脑袋急切前伸。”

“这里往西大约八十英里处，大地绵延升起，直抵牛津北部，而后又继续上升。远山渐显，在漫长地平线上延展；大地涌起，仿佛冻结的绿色巨浪，高悬于塞文河平原之上。科茨沃尔德的独特，在于它的空气和岩石，那是某种极其冷酷，同时又非常纯净的东西。我记得那些冬日山岭上的游隼，他们就栖息在如波浪般起伏的石灰岩壁上，在愈发浓重的暮色中闪烁着微光。直到周围所有荒野早已是漆黑一片，那微光依旧闪动，明明灭灭，仿佛那些蜂蜜色的岩石深处燃有零星微茫的烛火，随时都有可能熄灭。游隼如纹章般高高站立在山毛榉的树顶，望着被山毛榉淹没的地平线，望着被这地平线环绕起的冬日天空——广袤浩瀚的科茨沃尔德的天空，飞扬着成群的鸽，遮天蔽日，犹如地球表面飞散的碎屑。科茨沃尔德是属于它自己的地方，离群、孤僻，有着属于它自己的光线、寒冷、天空和云的王国。没有合适的言语能将它描述。我记得曾经跟随一只游隼闯入一片河谷，那天也是这样一个雾天。远山冰冷，风虽不猛烈，却好似永无止境，将一片片温柔的细冰拂上我的脸庞。但当我骑车一路向下，进入陡峭的河谷时，我陷入了一片从未敢想象的酷寒之中。一层层寒冰扑碎在我已然冻僵的脸上，空气带着一股铁的味道，坚硬且毫不留情，我仿佛在向下穿越冰冷无尽的深海。回想起那些冬日，我满怀眷恋与怀旧。冰封的田野上，还曾闪过敌对交战、势不两立的鹰。令人悲伤的是，那些日子再不会有

了。

南方的白垩悬崖[10]，蓝色轻烟般的天空，围着太阳缭绕，冰冷的东北风又起。但在悬崖的背风处，空气却如热帆布一般闷热、窒息。强风席卷过大地，又咆哮着冲向大海，将海浪掀翻、撕碎成泡沫。海洋仿佛一面冷绿色的水墙，其上浮荡着翡翠绿与青草绿，点缀着深蓝如釉彩般的纹理，至远海又幻化作紫水晶与大块紫色的烟雾。石子海滩上满是纷飞的绿色泡沫，白色浪花嘶嘶作响，奔流倾覆。”

“沉滞，朦胧，无云；小小的太阳，在白雾天空中愈显苍白、干瘪。冰封的河流碎裂、碰撞、摩擦，形成一块块钻石形状的浮冰。但到黄昏，钻石又会重新封入河流的刚硬。那些小池塘如今只是一些冰块罢了，它们甚至可以被直接取走，只是池塘便从此干涸了。”

“这漫长的、然而正在消逝中的苍白午后，终于由西边开始，被落日一点点染红。夕阳好似一个萎缩的苹果，干瘪、垂死。暮色渐渐吞没了远方的群山，吞没了伸入高山云杉和皑皑白雪中的山间小路。”

“高地之上，山峰已剥落出褐与白的斑驳，但低地的积雪仍有一英尺厚。狭窄的水渠中已有融水流淌，涓涓穿过六英寸厚的冰层。”

“他缓缓飘荡至果园的天际线上，开始顺风盘旋。伴随着一次次长长的滑翔，他逐渐摆荡向上，穿过南方冰冷的白色天空，飞入温暖的蓝色穹顶。热气流随风摇摆、波动，而他以绝妙的技巧，轻松地随之攀升。他那拥有修长翅膀和粗短脑袋的身影逐渐缩小、变暗，仿佛一颗钻石冰冷的坚硬棱角，渐行渐远。他悬挂、飘荡在高远的天际；他慵懒，警觉，至高无上。他俯视着大地，看见大片果园在他身下缩小成为黑色细长的线条和绿色的条带；看见黑漆漆的树林紧密相连，绵延直至远山；看见绿色与白色的田野逐渐汇入褐色的土地；看见银色小溪与弯曲河流的线条缓缓伸展、拉直；他还能看见整片河谷，渐渐变得平坦、宽广；看见地平线尽头如污渍般零星的遥远城镇；看见河口涌动着蓝与银交织的水光，轻舔绿色的岛屿……而远方，越过所有这一切的远方，他看见大海的平直线条，闪烁、漂浮在褐与白相间的大地尽头，如一道水银。他向上攀升，大海亦随之高升，掀起一片炽热耀眼的光之风暴，仿佛在对鹰，对这被陆地困住的鹰发出雷霆怒吼般的召唤：自由！

他漫无目的，漠不关心，冷眼旁观着这一切，只跟随他眼中深深的中央凹——那闪闪发光如猎枪瞄准镜般的中央凹——摆荡、倾斜。他一心留意着那些一闪而过或喷涌而出的翅膀，随时准备瞄准、猛冲。而我一心留意着他，满怀渴望，心驰神往，仿佛他会将他所见的一切反射下来给我：那些辉煌灿烂却被他完全忽视了的画面，那片山川尽头的辽阔大地。”

“在海岸线附近一片平坦的沼泽地上，我迷路了。田野水汽氤氲，好似一片绿色的薄雾。小雨就从那薄雾里飘荡过来，轻柔、安宁。四周都是水的声音、水的气息，你忽然产生了一种感觉，仿佛这大地也沉默寡言，离群

索居，陷入了深深的寂静。在这样的地方迷路，尽管短暂，却是真正的解脱——从熟悉的道路，从遮蔽万物的高墙的桎梏中，解脱。”

“清晨大理石般冷峻的阳光中，云层缓缓聚拢、高升。而风侵蚀着它们，片片剥落，化作瓢泼大雨。涨潮的河口曾闪烁着蓝与银交织的光，但此刻，只剩下一层晦暗、稀薄的灰。”

“平坦的河口平原以西，是连绵起伏的圆拱形小山，其间是深陷的河谷。下午六点，小山上的天空因落日而光芒四溢，山间的河谷则被阴影笼罩，愈显阴郁。雄隼从我所在的小路下方一闪而过，穿过幽暗的树影，盘旋向上，飞入光亮之中。他飞得很快，几次侧身、急转过后，便以螺旋之姿陡直攀升，翅膀用力抽打着，微微震颤着。很快他就高高越过我头顶，飞入极其高远的天空了。他能看见山峦沉没，陷入阴影笼罩的河谷；远方的树林向四面八方升起；城镇和村庄仍沐浴在日光之下；宽广的河口奔涌向一片深蓝；大海灰暗而苍茫……一切于我而言紧锁的事物都向他敞开着，那么清晰，那么闪耀。”

“光线缓缓消退，潜伏的暮色逐渐吞没了所有的猎物。最后一只百灵升起了，而夜晚——这被遗忘了许久的夜晚，仿佛在一瞬间倾覆了大地。它抛洒出的巨大黑影，彻底罩住了双眼的炽烈。”

“远山转动，旋绕，分裂开来；狭窄而绵长的河口闪烁着银光，陡然出现在我眼前，如一柄光剑，直刺地平线。所有远方的湿地都浮上了海面，而海面是薄薄的一层蓝。我停了下来，伫立于这层层涌起的绿色湿地上，看着游隼朝那光之缝隙疾冲而去——那是大海。他掠过这绿色大地，如水上漂石，又像飞驰跳跃着的明亮火星。”

“东风不止，云展云舒，天空辽阔无边际，万物也更显清透明亮。午后冰冷的狂风中，光线尤其灿烂夺目，直到距离日落仅剩一小时，才逐渐减退，淡入黄昏暮霭之中。”

“野生的造物，只有在它们真正归属的地方，才算真正活着。离开那地方，它们或许会如舶来品般短暂地绽放光芒，但那双眼会越过这光芒，永远寻找着它们遗失的故土。”

“我是被地平线囚禁的人。我羡慕鹰，羡慕他视野的广袤无垠，羡慕天空在他眼中无边无际。鹰生活在空气的弯曲弧面上。它们球状的眼睛亦从未见过如我们人类这般灰暗、平直而单调的视野。”

河口正是涨潮的时候。大地上的光芒渐渐褪去之时，便是天空被满溢的海水照亮之际。如果游隼在，他会降落于那些三五成群、正在熟睡的涉禽之上吧，而它们的翅膀会升入这落日余晖，一如祭祀时升起的灰烟。

“层层白浪扫过熔岩般的蓝色海水，又如火舌舔舐着温热的海堤。涨潮了。河口阳光灿烂，飘扬着闪闪发光的飞鸟，一片灵动明亮。一群翘鼻麻鸭随潮水漂荡而至，有些漂浮在海湾中，有些栖息在绿色的沼泽地上，一团团硕大而雪白。红脚鹬和云雀唱起歌来。麦鸡群打打闹闹，蹦蹦跳跳。剑鸻或凝望着海浪，或游弋其上，银光流动，有如飞梭的鱼群。”

“月光洒满河面，又一天结束了。繁星初显，众鸟鸣啼，微光闪烁，弥漫了整片河口。内陆西边的天空中，还盘绕着最后的红色晚霞。”

“现在，他们已经能够看到荷兰的海岸线了，它就在一百英里之外。他们能看见蜿蜒的斯凯尔特河的入海口在风中召唤，能看见那堤坝的白色线条，还有远处莱茵河的微光，在即将到来的夜色中闪烁、流淌。他们就要离开这里了，离开这些熟悉的树林和田野，河流和彩色的农场；离开这片河口，离开环绕着它的绿色岛屿，瞬息万变的泥泞海滩；离开退潮时黄褐色的盐碱滩，涨潮时笔直延展的海岸线，阳光下棱角分明的大陆尽头……这些鲜活的图景将会淹没在一片轰然倒塌的色彩中，被挤压成一道彩虹，从此被安置在他们记忆的地平线下。而另一幅图景将会升起，虽然此刻还如同海市蜃楼一般缥缈、扭曲，但它终会变得清晰的。漫长的大陆海岸白茫一片，遥远的岛屿还躺在黑暗之中，悬崖和山脉将从黑夜里航行而出。它终会变得清晰的。”

“欧亚鸻在河畔附近的小树林里歌唱，歌声清澈如春日溪水，新鲜如生菜卷曲、脆嫩的菜心。像古老拨弦键琴的叮咚琴音，它们的歌声里有一种朦胧又明亮的怀旧意味。树林闻上去有一股树皮、灰烬与落叶的味道。小路尽头，是冰冷天空的斑驳光影。一只雄性红腹灰雀蹲坐在一根弯曲的落叶松的树枝上，伸长脖子，努力够到上方的树枝，然后用鸟喙熟练地一折、一扭，摘下一朵嫩芽，细细咀嚼。之后他又向下望去，倒悬着脑袋，从一根低处的树枝上采下了几朵嫩芽。他是一只红黑相间的小胖鸟，慵懒、闲散，虽然偶尔也会努力哼上几嗓子，那歌声却是一种深沉沙哑的“du-dudu”，而且每次歌唱，那些肥胖的赘肉都会随歌喉轻微震颤。他就像是一只贪婪地咀嚼着山楂树叶的小公牛。尽管如此，他用鸟喙拉拽、扭折、摘下枝芽的动作，还是令我想到了游隼，想到了他们拧断猎物脖颈时的样子。不论被毁灭的是何物，毁灭的方式都相差无几。而美，不过是在死亡的深渊上升起的烟雾。”

“日出清冷而简洁，只是东方薄雾的一瞬明亮，只是微茫云层的一束光晕。一只仓鸛于河流上方摇曳着，一抹白，映衬着黑色的投影。游隼滑翔而过，俯冲向安静的仓鸛。水面倒影一阵摇晃、冲撞，就像有狗鱼跃起，撕裂水面。仓鸛闪躲敏捷，好似麦鸡，但飞行速度比麦鸡要快得多，如一颗白色火星，闪劈过青绿的田野。游隼

放弃了追逐，高高升起，翱翔于第一缕阳光之中，缓缓向东盘旋而去了。仓鸮躲进了一棵空心树的漆黑阴影里。”

“天空灰暗，但潮汐线上有微光浮动。百灵开始了歌唱。这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候。薄暮已然在远方的树林和树篱间游弋，海湾沉浸在不被打扰的宁谧里，鸟儿的歌声与鸣啭，与海水的摇摆和波动交织在了一起……我是到这儿来寻找游隼的。昨天他离开河谷时，天色已晚，我猜他或许会在迁徙之前，到海岸线附近短暂停留、捕猎。风已远去，空气潮湿而阴冷。但这河口实在是太平静了，鸟儿们也太安宁了。平静、空荡的天空中没有鹰的身影。”

“一个男人，站在高高的海堤上，群鸟纷飞，在他脸上投下瀑布般的倒影。北海辽阔无边际。那个人走在旷野，那个人等在河谷，那个人躲避着农场上充满敌意的眼睛，缓慢、安静、没什么表情，忽然就过去了十年。”

“他写20世纪60年代的冬天，一对迁徙至英格兰东南沿海过冬的游隼，写自己日复一日的追逐和毫无节制的沉迷，写每一场惊心动魄，每一次稍纵即逝，写他目光所及所有的恐惧难耐与满怀柔情，写他桎梏人生无法排遣的羡慕与哀愁。这些文本充满了一种巴洛克式的繁复与精致，但他的叙述始终是寂静的，仿佛因害羞而欲言又止，仿佛担心自己这不堪的人类的思绪会搅扰鹰的自由。像岩浆潜涌在地底，他将心事都克制在万物的细节里。你要足够寂静，才能发现：这不是一本关于鸟的书，而是一本关于成为鸟的书。关于一个人，渴望成为人以外的存在，怀着对整个自然世界的悲悯与渴求，以及对整个人类世界的厌弃和疏离。”

“我一直渴望成为外在世界的一部分，到最外面去，站到所有事物的边缘，让我这人类的污秽在虚空与寂静中被洗去，像一只狐狸在超尘灵性的冰冷的水中洗去自己的臭味；让我以一个异乡人的身份回到这小镇。游荡赐予我的奔涌的光芒，随着抵达消逝。

“寂静是他对人生做出的最无力的反击。而翻译这本书，也是退去现实的高烧，尝试理解一颗寂静主义者的心。即使最后没有几个人愿意读完它，这种退烧对我而言，已经是天大的好事。”

Excerpt From

游隼

J.A. 贝克

This material may be protected by copyright.

投诉

© 本文版权归作者 朱俊帆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1人阅读 编辑 | 设置 | 删除

有用 0

没用 0

收藏

转发

回应 转发 收藏



添加回应

☐ 转发到广播

加上去